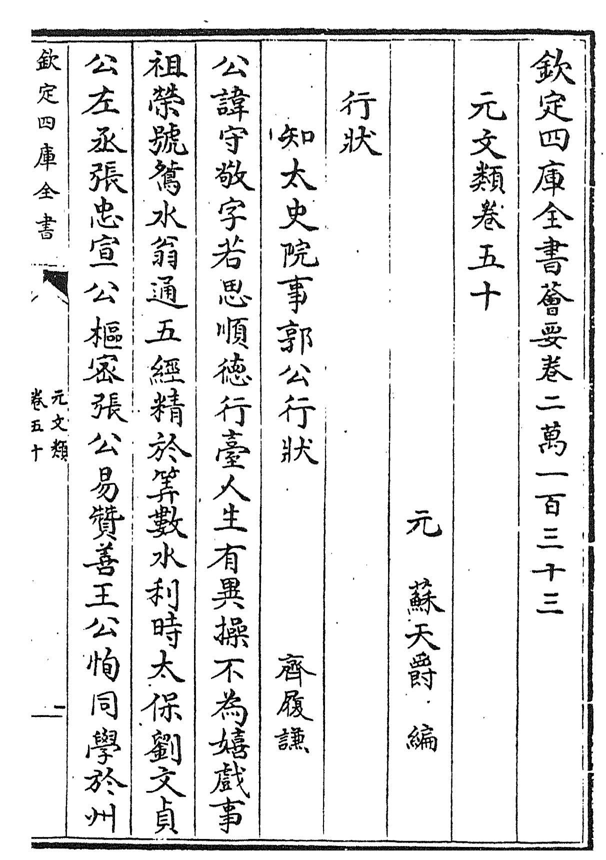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

元　蘇天爵　編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徳行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

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鶩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没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閘引由

蔡村跳梁務至州還河以避浮鷄淘盤淺風浪遠轉之
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
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
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脩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
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
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鷄澤
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
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

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滆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

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獨自
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
見查泊烏蘭哈古渠甚多可為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
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
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
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
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
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

西南還大河令具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巴延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黄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歴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歴自遼金承

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莫至是江左既平
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
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
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歷理俾參預之公首
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
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
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
移置之既又别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

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凡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

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宫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

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端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

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
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
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
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
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
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
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
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

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背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

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

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已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

大明歷十八刻逺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日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

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正月至巳
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
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
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
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
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
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
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黄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黄道共

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食時刻與大
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
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
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
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
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
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
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

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
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
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
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
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
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
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
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黄赤

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歴雖頒然

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稾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歴議擬稾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歴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竝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

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説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爲隋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别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粮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粮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

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鍤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粮歲若千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顔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

繙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以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內外官

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㴱通建斗牐以閘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

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黄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

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詭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敝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

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
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
與相套在内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
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
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
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
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
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横梁每至日中以

符竅夾測横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

殊為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

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

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屛風

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

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相撥

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

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做

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
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
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
名因大爲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
規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
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
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
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因

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為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保民壁鄒平縣之鬢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萬歸欵以勞績始受命為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内以治庚寅歲覲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䕶其兗王國用安伐

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為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為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為州初

以質子侍王藩娶夫人阿克展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為政一以繼志述事為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既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邸總率兵伐宋公為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實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為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

曰汝殆身親歷耶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款附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船名白鷂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旣下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

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遂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降民數千徙之内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為國有收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户管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鄉司中統三年春李璮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

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以為諸路城壁不脩而益都因淄為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吏包以甎石而儲粟於内且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為耶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璮假都督之重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為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唯知璮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統故璮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而璮獨以禦宋

為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
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侯朝覲擅又不至不臣之
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擅獨
不喜其和奸欺叵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
又如市馬諸路無論軍民槩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擅
方散遣其徒於别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擅締交
於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惟擅用漣州會子所
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

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為三千五百定近年
互為欺誑省為二千五百定餘悉自盜竊法制初新宜
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師渡江宋人來禦璮乘
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悉留歲賦為括兵用而又侵
及鹽課誠使璮絶淮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
今急務政不在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
罷王文統而擇人代璮且徵璮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
謀必東南須璮鎮戍刺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

不若掇璮北行爲䇿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都督内足以分其勢而代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侮也公以其言祕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上命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卿有言也十六日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與語公遂具奏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是璮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哈必齊總兵擊之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劉山東鹽課

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為前導而璮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周六十里圍之璮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饟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突圍公及諸軍迎却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戌璮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為逆徒盜據今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加敕兵毋入城於是王遣將分掌門鑰尋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

尹加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掇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公為懐遠大將軍新軍萬户佩金虎符宋安撫吕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吕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歳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歸與父言未嘗及平宋事公生遼東鄂勒歡河又其二女為藩王妃

性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閒歲一至濟南優游暇
豫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
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
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雅蘇袞為諸王呼魯古爾妃
次適姜從吉次為金剛努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户梁
紹祖諸王納延之叛連謀于呼魯古爾金剛努雅蘇
袞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聽故及於禍始逮赴詔獄
有旨詰之曰若與納延搆亂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

具以妃所陳對上嗟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
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
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
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
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户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嚕噶
齊男孫二阿海襲征西萬户次某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
幼及侍諸父暨閭中耆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
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

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
元之罷侯守民益有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駡
如仇讐者公遷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
伏羅拜至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恵我民矣公亦悲
莫能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振原野又懐
思遺愛為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户之命
過家覲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
家悦喜於内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恕

勳合天理推之以恵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冦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戍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惟以死捍賊終不闗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力討賊者吾有劒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諭僚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璮故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

石之下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康正鎭禦有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爲征西元帥府薦充副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爲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 諛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元文類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三十四

元文類卷五十一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静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陜軍朔方兵猝破

潼關主帥額爾克力不支失利于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剌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畧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

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
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
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
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哈塔負遺
骨藁葬聊城復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
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為託故略為次
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
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

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册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録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録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政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克𢿱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

楊沃衍奉御蒙格宰相子伯祥節婦叅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絶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為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頹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為為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為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賢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准上軍仍

驛遣之太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嘖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于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

擯不用希顔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顔以為天子富於春秋有可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畧謂精神為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廻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步塡壓谿谷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為勿追便希顔上書以破朝

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壯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畧相同而希顔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

之純之後在希顔希顔充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顔尤嗟惜之云希顔别字季黙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顔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換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

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某幼在室初希顔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兵倚外冦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之希顔蒞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顔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户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鋭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廵行河南得贜吏

尤不法者擄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屯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于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為資乃以冑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遊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侈顏

如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闕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株根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

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京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維季黙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不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掩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

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劒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曰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絶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

復興甚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
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顔王之奇士衡辛
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
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
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
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
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爼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
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

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蘊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翻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書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為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婿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雄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馬逸覂駕犢健破車霸器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眛眛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攓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

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封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

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絶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克繖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蒙格穼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

絶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聶政之姊哭狥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

從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椽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

嶠嶠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强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師以公忠勤使兼録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援㩮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講義

沿及伊洛諸書尤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日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没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閏

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
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苫枕塊
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
氏朱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
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且系銘
曰出也有為生死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
學喜有得其知益積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睠
然胷中洞相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

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葢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至擁雄城而為大官

其子孫或沿襲致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臣民而復其役出租賦而禄之彼亦非幸也葢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

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兖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内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

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
茁然碩果孰靳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
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
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
知言易山峩峩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
之壻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

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官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壘服衰釋杖叩首泣血東

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摯寧不天先君
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曰張圖南實公
行事甚悉而文麗以扎翰曰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
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
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從家
衡山至五世祖士庳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勣者奉
議子也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碁
官謚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

公幼奇儁誦書若宿習年七歲廕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脩撰內除由藉田令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寖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覲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

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仕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
宣使夏貴軍戰黄之白鹿磯冒矢石鋭甚諸將勇之其
倅信前卒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睞胥數背法
之群駴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訪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倅莫踰前倅今倅儁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屯戍
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閲犒未集
衆忿譟謀害士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語衆淮漢卒
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惰慢輙刑誅無貸若輩未

嘗身顔行坐縻縣官敢爾即從徼填圍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巨猾孔和輩搆桀横吏十數蠹蠧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守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二日獄具杖黥錮諸圜越四日邸䢴果援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於訴及守興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能之

衢冦蠭起連江浙數郡遂寃臣嵘守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三輔請單車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冦至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讐脅平民互黨助蔓冦公知亂由語其人彼起釁繇訟直之豈不在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罪以賞恊旣良民即自拔盜藪知素鄉罪除否則必薙剗無遺餘廼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浹旬歸業俾黃衣腰鈴

卒四住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榜皆釋兵
盡一日散去衙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瞋瘍奉旨
意公至噤嚽不敢出一語撓法於是新郡治作孔子廟
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郡未幾冦復作張甚再至
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
廼强縮冲漠權以適中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
能掩者至取人接物識鑑𨱑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
惠利公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

數百言便弓馬引强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撼
毛髪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
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馬以為賢世所寶古琴遠甚古
樂失傳稽籍賾思抒分黍莞以諧雅族既作渾校之樂
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
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
家公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
獨多穹貴大賢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

容姚公端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
數公為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
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
葬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參知
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即彌寧疾廢彌
家彌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户馬繼祖以疾
絶昏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人巖以祖廕當補官嵩岦
崑岦崗女三人曽男孫一人山童女二人摯嘗謂公門

閫人地文武猷為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
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
輔世願忠之藴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
家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皇武於南一
吴會只維彼臣室喬木蔚只曷器其材備脩能只奚寘
清廟斯盤敦只爰諏疑謀斯蓍蔡只爰搆大廈斯棟載
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邁侯軸遠殆悔只沉浮星歲
存藴槩只云胡不弔哲人敝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夔

曠弗音襄武邁只嬿姸白縞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辭煜幽竁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時鉅夫客鄂諏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器之洎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公方典

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
年聞海南有制獄乃元帥賊殺不辜為君所劾鞫之如
章帥遂抵罪敕以為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
之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
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孫
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按蕭氏
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
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諱逢辰大父

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
夔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早頴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
出敏手江西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儒學副
提舉為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
聽遂擢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猺
逼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之
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猺遂遁因按所部潛與猺通
以人為貨及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

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弊躬詣臺言之會

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

南兵釋交州累臣以君為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

侍郎李衎往諭其國時安南既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

詔使疑懼半吏民迎餽稟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主

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徳意感慕歎呼而使者又

廉敏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槖中裝甚厚辭不受並

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艱
州公喪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稱是行省遣慮
郡囚袁瑞路各有詠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
矣悉發摘理出之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
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
馬三千六百有奇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
錄之釋不知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
數凡黜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

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槥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别子詩别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襚遂卒於驛舟明日斂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葬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為事所詘故發必中機

意悟飄灑豈弟周旋而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婞阿洪忍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為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葢藏咨爾山君勿刓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年

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以歸葬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寶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為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水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為直學士累遷為真學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

南箕斂急晉移括大姓宋世丘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
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
徵為下臣執權竊政言訖公闔門待罪後翰長司徒公
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
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
祖沉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為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
奏公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為虎者宜官酬其逋
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胞合明著如是曾

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
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
英南遷時丞台州黄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
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奥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
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閫域以力行為致知首清
簡為高沈默自秘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
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為疎數翕
訿其持家簡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

孝友自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為多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為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為甚過而公以榮禄豐遇為可愧不獲老田里為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歳卒歸槖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為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

入官孫男女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黄巖塔山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温慇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内外大小共為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禄不斂羸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駑内渫玉雪誦聲清泠鏗出金鐵蹇蹇九閽

壬人隕鬼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
環麓茂一息以往緊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詒後人以封
以崇

元文類卷五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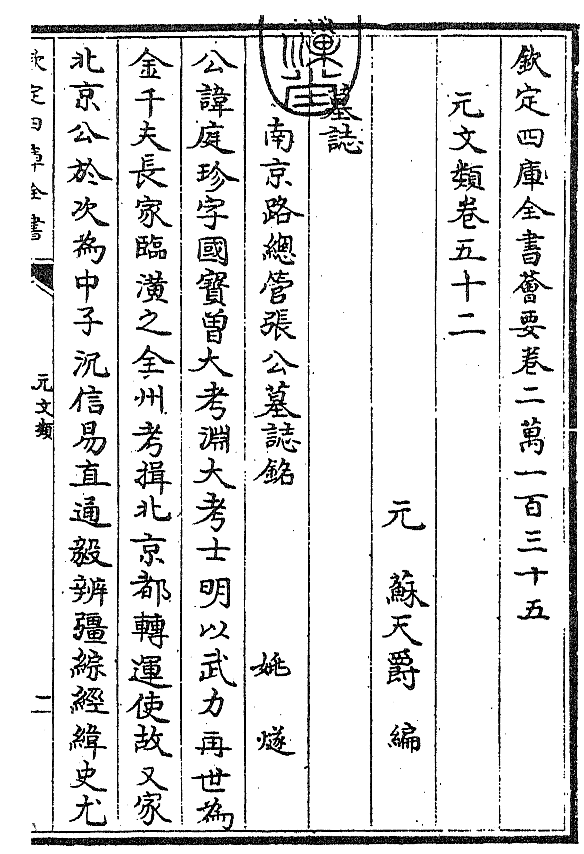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二至五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三十五

元文類卷五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曽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揖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信易直通叡辨彊綜經緯史尤

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内綍
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
由且詗其貳服覘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
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
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邉虔劉
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行而
宅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末疏黄金
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慺慺

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邉軍無歳入願歳幣外别入如今相壽者數歳歳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人歳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巳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邉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閬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間裹瘡創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公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主傳

驛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畧使兵栽叛離仁華狠頑渠酋讋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為滅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洛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干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撥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為援今百萬之

師長圍襄陽烏飛路絶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盍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怠弛祖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為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温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

死不恨終汲飲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校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嶢絶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以凌鷙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辯之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遥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歸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軍以惜

月廩剗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損魚獲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之視便輙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郢復民聞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内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輙行乞犇赴不報公顧還所受制書為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艫楞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

相已延夙嘗疑為淩轢者後顧為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黄金横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横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

隸職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鞫之皆欵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啟其神捷闔境之食已聞未報輙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啖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

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輙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頻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請不下秋雨潦河决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莽為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于艘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

水又齧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鬬不少殺乃崩城堰之水害既弭復大發數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黒石東盡陳留張秋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户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

其年九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瑩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輩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年五十六固不云夭較齊耋耆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無以然國茍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絜舟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麾兩王嗾臺指輿

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
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
已著猶其小小閑封躅租舟民于河雹擊霆馳懸躬禍
羅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
降𢧐龍蛇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
求以濟取置平地穴俾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
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習手援溺顒顒公
哉人之騶虞彼饞婪婪橫目虎貙雖古循吏列傳史冊

載筆令功孰休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丘銘石道周以謀諸幽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焰炟爍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言以為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為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官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躐級于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為稽其人不利也一旦為尚書右丞相誣而

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勗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凡資業皆籍入縣官僧格敗誅故奉直大夫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凡自部曹史主事省掾都左右司檢王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國宣勞為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追誅夷宜為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

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携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壻其家自莘而唐繞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訃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為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事變之極狃薄俗之圓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為弟為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

反如是也益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後已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丑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為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也惟范縣為近民又壓於郡守有志不伸及今為唐君可以有為而遽以此

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太尉震苗胄五世祖絢
爲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秘書監爲金名士書
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
度使致仕生郊社署令皜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皜生監
歸德酒庭直避金亂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
視親識如故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
在室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脩世祖三十五年實

錄院置檢閱官共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脩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質無忝西命矣由同官相驩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及與之别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悪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可服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覲人之槩性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葢嗚呼唐州其大何如流

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境之求視銘異時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願游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禄潛德之幽宫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為者則以答其為好私今故也君諱鼎

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藩也四女一適郡人圖克坦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躭誦記敏為文辭異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

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為者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彦宣撫天平為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劉陽非賢不即與居毋中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胸中廓廓無城府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為詩千餘篇號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謂然吾少厲志嗜

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為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為有利為江南大縣户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恒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疢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

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
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
舉息立輸府又遣脩杭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君難其
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為者必求為盜罪不抵死嘗
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虵之所塗蛇能知
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旨使自諭之彼方困拘罪籍一
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為盜將不避為況囊
槖他盜頤指富貴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

其細擇世所共實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得依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容置無迹何及馬尉所輟禄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為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為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脩飲者

又所得為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
禦盜歟師盜歟凡夫人觸法肆行儌倖未露悖人大語
則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 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
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為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燧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邑
士安某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今賢公
卿之冑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

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覬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則没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贇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從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為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為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

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丞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著於其職何顯之能為人子惟其考嘗慼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遂曰凡今為制天下歳程惟甲不領於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敝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

藏者罪死況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㬌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恭銘曰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為文若將取
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為辭清拔宏豔為
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
出處丐銘幽壚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為叙之曰君諱彦
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
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
為無意於世之事會者耶當桑邸肇開與故丞相阿里
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為

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晩君來便宜版為郴之録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為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懐集令羣盜恣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為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鬭屢衄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廪者為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嶇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宜之不逹耶

令甲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文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敢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為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盞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餘事于郴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濵其不寖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

皆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influence人人

則忮之耶且求以剸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

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為徒足持已而圜者始

周乎物故舉棄明炳勁特者為不易馴使而顧錄含荏

弱而不自持者為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視也耶其鄙

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為也故平生之道刑家

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束於溪壑崖谷之險

不得犇放平衍為澮為川其溉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

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豪祖開參元
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
歸薛氏李氏銘曰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
之最且中其年而畀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
之以昌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誌銘　姚燧

繄鍾從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方四
由元而宦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族次

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適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貶忘勤勩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飢閔瘠痒發我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至今行者頼其利己丑之閏月庚岀年六十八世乃棄葬之三陽先墟比黄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孌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躓

一朝起行當遐致咒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陛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奚必門地漢民仲山凡亘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陜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金代嘗仕虢州因家于陜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

慰司有海商被强盗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羣
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鞫死者三之一
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寃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隷
吾父即以寃狀白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二命出因于
庭將施刑吾父謂因曰汝今就死因畏慴不敢翻異貳
令吾父署牘父曰贓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
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逾墻走
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贓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慚

恚喑默吾父引究因十九人釋之因哭拜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薄宣之南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劬書諳律仕未顯達賫志以殁紱將以明年秋奉柩祔塋鼎湖祖塋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

有悛乎予謂若父益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其監陜州酒稅妣綦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為盛而不一族橫岡之族其先知制誥龍圖公之後繇鄱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周氏以姨之子為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禮娶從事郎王

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以早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娱親于山中至元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既没養毋逾盡歡大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周同居

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自為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辰晦窆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李登孫女再娶户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勉女適胡宜審孫寄生于移疾寓富州先碁期師周以前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予妹壻周篘來請銘篘謂君佐敦厚篤實好賔容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為詩冲澹蕭散不

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覩已嗚呼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進之途泛人人懐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跋涉攀援百計干人經歳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或至破家隕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可翱翔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乎往年予被命徴為國史官弗果赴今幸

補外閒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有足稱者具造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所豐者賢所嗇者年猗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

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
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
父諱賔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
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
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贈太
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文
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眞太師婚嫁必當吾門敷文病

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屬公子某嚴州起謝
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
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棣卿字景
華幼簡靜有威儀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殭之食不
食未塟不少離殯次服除常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
别之外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賔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
夫人禮相祀事低首傴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焉
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者夫人

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為之謝絕中表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是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奥之原以宋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葬于桃源鄉慈溪奥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愽為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武溫州處州三路總管

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楨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書佘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瑋早世瓘珧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毋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塋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

脩可尚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楠生七日
先夫人没先夫人没由楠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何
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遠
或可以葢楠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曰
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為夫翰林為子可謂無憾雖
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歸咎其銘曰相彼里仁
有樂維鄞誰其高閎奕世相臣相臣女孫來嫁于袁猗
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閥右閱聯芳對峙維處州君士林

孤秀静女其來君子是遘被服閒閒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兹百福治爾宫事莫不柔嘉内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媺何靳大年廿一而止昔祿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匹自人夭奚咎天生也無憾没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畀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桷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年

六十有六薨京師假塟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孫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塟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桷不敢辭為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蒻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敘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歷吏禮二部郎中太常為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

刑按察副内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濟
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於世者
世祖皇帝謚冊追謚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
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
考輯因革有叙其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
齊魯國公信從之為始書時值僧格擅中書政柄嫉方
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布呼密公覈究燕南
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僧格誅乃

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七陳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推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肎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物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謚公以完守濟南寬平民官逋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

公以勤敏通慱一時鉅公皆屈已期奬後卒與相並史
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為文閑
閎詠諷落筆纚屬不止於王言為尤長臺閣故事資公
始能奉行公之系繇琅琊居東平始八世祖沔為宋司
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
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少
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
大夫妣薛氏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携

妻孥南從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以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熈再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熈能文辭有聲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德克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奬士無方髦譽珪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元文類卷五十二